

請
交
換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發行
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甲

本刊顧問

- | | |
|-------|-------|
| 蔡維藩先生 | 熊大仕先生 |
| 梅汝璈先生 | 盧祖詒先生 |
| 張子纓先生 | 張平羣先生 |
| 趙壽人先生 | 何醉甯先生 |
| 關健南先生 | 方顯庭先生 |
| 陳弼猷先生 | 劉甸忱先生 |
| 張繫銘先生 | 姚重年先生 |
| 馮柳漪先生 | 傅錫永先生 |
| 姜立夫先生 | 黃子堅先生 |
| 邱宗岳先生 | |

本社第三屆職員

社長 樂永慶
秘書 楊學通

編輯部

主任 曾用修

- | | | | |
|-----|---------|-----|-----|
| 言論組 | 李 濤(組長) | 王維華 | 曹漢奇 |
| | 阮冠世 方運瑜 | 楊文衡 | 石毓符 |
| 學術組 | 孫元福(組長) | 高殿森 | 姜子驥 |
| | 蔡增杰 張 桂 | 胡篤志 | 衛寶怡 |
| 文藝組 | 畢學洪(組長) | 許邦菲 | 方 紀 |
| | 丁鴻勛 陳晉邁 | 劉真和 | 劉之根 |
| 語林組 | 曾憲雄(組長) | 朱光熊 | 陳振漢 |
| | 江 楨 谷源田 | 朱亨霖 | 王光超 |
| 校閱組 | 毛國琦(組長) | 劉毓芳 | 史振華 |
| | 陳以剛 陳文魁 | 王志信 | |

經理部

主任 馮傲鑫

- | | | | |
|-------|---------|-----|-----|
| 發行組 | 董文煥(組長) | 齊植棟 | 張英元 |
| | 孟 壯 | | |
| 會計組 | 王新華(組長) | 周 英 | |
| 廣告委員會 | 張鑫波先生 | 梅寶昌 | |

目錄

第九十六期
十九，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個人主義(二)

高殿森譯

評顧頡剛古史辨

趙壽人

經眼錄(五)

翁雲

西蒙的爸爸

江樵譯

失去了的緣帽

錦遐譯



語林

隆冬的藝術寫真

書介紹之一

光熊

憲雄

哀孫君家珂

范士奎

校聞

出版社啓事二則

(一)

週刊集稿每期星期三下午九時截止，請各組組長及負責編輯務將刊登稿件於該時前送交第二宿舍曾用修君，以便下期登出。又校聞集稿在每星期五下午七時，稿件請交第一宿舍毛國琦君或女生宿舍劉毓芳女士。

(二)

凡本部畢業同學，本社均以週刊按期寄贈，惟請先付郵費。又遇有通信處變易時，請函告本社經理部發行組爲盼！

中東經濟月刊第六卷第九號目錄

墾植東北與民生國計

我們的穿衣問題

黑龍江流域之採金事業及其振興之方策

本年世界農業與金融之關係及其救濟策

世界經濟危機與各國對外貿易之衰落

東三省之林木稅及其應與應革事宜

外蒙古之民族與人口狀態(續)

東三省之高麗人(續)

東三省製造木材事業(續)

蘇聯新築土西鐵路之面面觀(續)

最近中東路沿線一帶之人口(續)

外蒙古之土宜與物產(續)

中東路西線村站之今昔觀(續)

最近打通路與營口之運輸量

滯海路與其沿線之經濟概況

打通路與其沿線之經濟概況

東北製船所概況及對於東北航運事業之前途

東省北部之煤礦

東北水產物之需要與供給

最近五年來之南滿路

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國之經濟概況

本年前三個月倫敦製油原料市場之狀況

英國之顏料事業

全世界之棉花

吉黑兩省移墾之調查及指針(續)

以哈爾濱為中心之各種商品(續)

濱江工業之調查(續)

哈爾濱經濟界之調查(十續)

哈爾濱麵粉火磨公會之成立

濱江針織同業公會之成立

民國十八年東北移民移動狀況

東省與日本岐阜縣農業經營法之比較研究(續)

新頒佈之土地法

中法新約

最近之各國關稅競爭

總發行處哈爾濱南崗吉林街二十六號

中東經濟月刊編輯部

定價 每期大洋六角 半年三元

全年五元(附半月刊)

個人主義 (二)

ROYCE 著
高殿森譯

文質彬彬的哲學家 Thomas Aquinas，在他底著名神學論文中，于每段論文之前，總先抬出反對者底話來，然後才申述自己底意見。當他把自己想要對某爭論所有的想像理由，完全整理就序；而且準備開始談他底詳細辯駁之前，他常對那些反對者們提出一個簡單的回想，當作提醒他們的一種標號，——或者引用聖經上底話，或者引用神父們底話，或者凡是合乎他那目的底成語，他都採用——他底用意，無非是想藉着這些話，來指點出那些反對者們是錯誤的。他這種申辯的開場白，永遠是套一句老話：「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有那樣的一件事實……」(Sed contra est)

現在既然把各樣個人主義底反駁，均已要略敘過，那麼在開始談論我底解說之前，我也要我自己底「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有那樣的一件事實……」的辦法了；但是對於以上那四種反對者們，又有這樣的一件事實如下：——

近來日本人對於他們國家主旨的絕對忠義（像此次日俄之戰所表現的，）久已盛邀我們大家底讚歎和佩欽。因此大家都把視線集中在日本，很想從各方面得些關於日本的消息，而且要明白明白日本那種老道德叫作「武士道」的是怎樣一回事。在 Rhodes 底一本小書內，他稱「武士道」的精神為日本國魂。那麼現在且不拘對於日本人底生活和政策，我們底意見是怎樣。最好先要瞭解日本武士道底理想，是具有許多可驚可羨的靈魂熱力的元素的。雖然這種精神的養成，完全是經過野蠻的族鬪生活與許多流血慘劇而來的。武士道，實在說來，的確包含着很多「反個人主義」的特性。可是在深信武士的人看來，他並不覺得這是一種奴性的事情。據熟悉日本最忠義的武士道們底情形者談，日本底武士並不缺乏自我主張 (Self-assertion) 的品性，他們從不會對於他們認為暴虐的事件，忍氣吞聲默然接受。他（武士）有他底領袖們，但他以獨立個人的資格，

很高興很自得地去侍奉他們。他常用他那訓練有素的判斷，來應用那些複雜的榮譽法條，在這種榮譽法條之下，他長大成人。他像「榮譽人」（或見義勇為者）一樣，他愛好自己底權利（他以為是他底權利的）。雖然有時不免帶些小孩子脾氣，可是他實在作了許多誇耀自身尊嚴的勾當：他底制服，他底佩刀，他底徽章，處處都帶出炫耀自身聲價的意味。然而據羨慕他的人們說，至少他底理想與他底大都實際工作，都含有一種純尚精神的刻苦地嚴格地修養。他那整個的早年訓練，一定是包括着過抑感情，約束心猿意馬，與腦筋之煥發與寧靜。舉凡這些涵養，他都認為是俠義者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中國的聖賢，佛家的傳說，都影響到他這種在恬靜和靈魂涵養的見解。但是他仍然是世界的一分子，一位戰士，一位雪恥復仇者。說到末了他是忠義的。誠然事實上，他底忠義就包括着這些個人與社會的德行。

這種日本式的武士忠義，是由古時武士道的習慣培養成功的。可是這種培養成功的忠義概念與表現，是活躍而自由的，是帶有可塑性的。惟其如此，所以現代革新的

潮流一到，這個封建式的忠義，馬上就轉變成個人對國家和對她現代所急需的極活躍的篤誠——我以為這個篤誠，就是使日本革新如此之快，如此驚人的動力。同時武士道底理想，也由狹義的軍人階級一躍而擴展到廣義的國家上去了。顯而易見地，這自然不是日本底惟一理想。並且我也不是故意對於我所聽說的這一部分，過事鋪張，說是：這種武式的日本忠義，就可以決定目下日本普通人們底現代道德。然而無疑地，「武士道」的確是日本多數人所具有的一種可羨慕的精神。世人每謂日本心目中之忠義理想，一定是需要一種「非人格主義」（impersonalism），一種對於個人重要的不重視；而且實際上我個人也不相信日本人對於「自我」的真價值，有正當的思維。不過，說到最後，這種日本式的忠義理想，對於以前那幾種反對忠義者們，是不是一種很好的反例，去令他們思索思索呢？

對於日本人說，「忠義」並不是治人者所使用的工具。這並不是那愚蠢俄國農民底盲目而可憐的忠義，像那位俄國青年攻擊忠義時，腦筋中所想像的一樣。反之，日本的忠義却引起了一種國家精神的諧和與一貫。他也許挫阻

了一點粗糙的「自雄心」或(自我主張)(Self-assertion)，但總決沒有壓抑住個人底自由判斷。因為現代日本的革新，一定是靠着個人創造力與可伸縮性的充分發展——不是智慧上而且也是道德上的。這種忠義，不但沒有把人弄成機械，反到激起了個人才能的驚人發展。進而言之，日本式的忠義，不幸若是與那只知權利不知義務的個人主義相反的話，可是牠却在一個生活底雄偉力量中，真實地表現了牠自己。這種生活，就是那些酷好「自是」者中最有力的「自是者」也不禁羨慕，不禁讚歎。同時這種忠義（至少在牠的代表事件中有几件）已經包括着，已經用了，已經刻苦地訓練了一種「個人自制」的內在恬靜，一種精神的和平與內心的完善。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可羨仰的，而且我們那些徬徨者們，萬一能作到這步境地，他們一定可以找得一個歸宿，以寄託他們底身心。所以在忠義者所得的益處，與那些極端擁護個人主義者所着重的個人益處之間，並沒有多大的衝突。當然，我不相信日本應當作我們底模範。我們底文化自有牠自己底道德難題，而且自有牠自己解決的方法。但是我敢斷定：當這些擁護個人主義

者，覺得他們是忠義精神之敵人時，他們都應當把這人所共仰的日本忠義思維一下。這個反證（至少也要有幾分）恰可以表明出：那些個人主義者們所追求的個人利益，藉着忠義的精神，業已獲得到因而也一定能獲得到吧！

＊ ＊ ＊ ＊ ＊

同着上邊這個反例，現在我們對於個人主義的有理性之主張，可以作一進步的分析了。

無論是觀察物質世界，或自然世界，每人一定都覺得自己是占據着他自己底宇宙中心。在他看來，星光閃爍的天體，却形成了一個圓的球體，而他自己（就他所見到的）又恰站在這個球體底中心。不錯，這個整個的無限的肉眼世界（感覺得更確切些），對於你們每個人說，就好像把牠底中心恰恰放在你底鼻梁上面。離我們最遠的東西，我們都覺得牠不像距我們近一點的世界，那樣容易同樣地熱情地認為真切。真的，我們大家不是都覺得那件事情不容易明白嗎！：爲什麼那些離我們（指美國人）最遠的民族如澳洲人西伯利亞人，都不覺察他們自己所住的地方，是不適於居住，是離着適於居住的地方過遠呢（我們眼光中

所謂適於居住的地方)。並且假設那些異地民族，也有我們對於他們這種自然偏見的話，他們一定要覺得他們實在是一種奇異的民族。

這種必不可免的偏見，自然是我們那天生自私的結果。但是在另一方面，這種偏見也不能算是一種純粹偏見。因為牠(甚至當牠曲解事務的時候)實在指示出了事務底真性。真實世界對於寄生其上的龐雜人性們，個個都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因而真理也就被牠與這些人們的關係給弄得零零散散了，一切的價值，完全是隨着眼光轉移的，沒有什麼所謂客觀的純價值。我所解釋的世界，與你所解釋的世界，完全是不同的。可是這些不同的解釋，又都有牠們那事物真理的根據。所以要是論到道德的價值，我敢說沒有一個倫理的學說，可以忽視「個人」，可以忽視個人(依着自己底目的)集中生活與集中道德世界的職責的(我不說是權利)就好像我們都是站在星斗閃爍的天體底中心一樣，我們每個人都站在自己之職責領域底中心。沒有「非個人」或「反個人」的倫理學說可以成功的。所以照情理來講，個人主義在倫理學中，永遠有牠底永久的，絕對的存在

理由。而且在倫理學中真正個人主義底第一原則，實在就是「有理性人」底道德自主，這個我上次業已提過，而且康德(Kant)也很巧妙地擁護過了。祇有你自己底意志，(等到牠真正自覺時)才能決定你底職責究竟是什麼。就以我這辯護「忠義」對於忠義者是有益處的事情說吧，我簡直就是拿一位倫理的個人主義者底口臉來說話的。而且我那整個的辯論，就全仗着這件事實哩！所以聽我辯駁的諸君，用不着怕我搬弄出一種「非個人」的生活，當作一種理想，去攻擊那些反對忠義者們底個人主義。我又何嘗不是一位個人主義者呢？我所爭辯者只是：他們對於忠義的反對，他們認為個人底目的能以不從忠義中求來的見解，完全是由於他們不知道個人底需要是什麼，他所說競追逐的是什麼的緣故，我所主張的是：他必須尋求他自己底忠義方式，他自己底主旨，他服侍那個主旨的機會，和他在別的東西裏所決得不到的精神歸宿與和平。先讓我把這種見解的理由告訴你們，然後(我希望)你們自可看出那些反對忠義的人，原來並不是我底敵人。事實明明擺在眼前，他們只是反對他們自己罷了！這純粹是由于一種誤解。

所以對於我底反對者，無論他是在那里，我總是這樣說：努力去作一個「個人」；追尋你自己底利益；用你底全付心力與靈魂，澈底地，正當地，豪爽地去追逐你底利益呀！然而我依然要問他：上有皇天，下有后土，你必須要往什麼地方去尋覓你底最高利益去呢？在什麼地方你才能找着牠（利益）呢？

※ ※ ※ ※ ※

關於上邊這個問題的答案，很自然地可以取這種說法：「我尋求我自己底快樂，當作我最大的個人利益。」但是我已說過，這樣的答案，就無異把那問題原封退回，一點也沒有解決。快樂是包括着欲望的滿足的。不幸我們天生的欲望，是無數的，是互相衝突的。能滿足這個欲望，就未必能滿足那個欲望。所以除非藉着某種「生活策畫」，那些互相齟齬的欲望能得一種諧和時，所謂「快樂」者也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意外收穫罷了。牠（快樂）時而翩翩飛來，倏又忽忽翔去，你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而且你所覺得的快樂底惟一策畫，牠本身也並不見得是一種策畫。所以你決不能把追逐快樂，當作你底正當職業。無

論在那種情形之下，你所採納的職業，一定都是你所寄生的社會慣例所教給你的東西。並且實際上，一切的策畫（在你底腦筋中），一定都是附屬於你那權統的策畫之下的。而這種權統的策畫，一定使你對於社會慣例，都通融得過去，將就得過去；因為你實實在在是一個社會動物呵！假如第二步你只是說：「那麼好了，我就唯社會慣例之命是聽，牠叫我怎樣生活我就怎樣生活罷！」顯而易見的，這樣你一定又覺得沒有方法來表現你自己底個性了。因為假如社會慣例底活動，果真不像本性上你自己那樣渾沌的話。牠也不過用盡種種方法，將你變作牠那機械底一個鏈環，或者把你弄成牠那無數機件之一個零件而已。無論如何，你只是一個負載牠那勢力的車輪，滿載着社會慣例底勢力，東闖西撞。對於這樣的否運，像你這樣一位直挺挺的大漢子——一個「個人」，當然是要激烈地反對的。萬一這種社會慣例，供給你了惟一的生活策畫，那末你底生活便要陷於憂鬱悽淡，盲目服從，與暴燥憔悴之中了。像康德所說的通俗人類一樣（只要你過的生活如上述），你既不能忍受你底伴侶們，你也不能脫離開他們；或者你也

辦你底日常照例差事，但你抱怨你底雇主，你掙你底吃穿，但因為含痛茹辛的時光，困窘逼人的社會壓迫，你覺得痛苦難堪；獨處則寂寞孤歎，羣居又鬧囂膩煩；你底隣人限制了你的習慣，但出爾反爾地反過手來，你又很拘泥地批評他們違背了習俗；一方面摹仿與嫉妬，奴性的隨俗；一方面秘密或公開的騷動，熊熊似火的口角爭鬪，惹人厭煩的娛樂消遣——再加上偶然來到的歡樂與悲哀。這些東西呵，這些東西就訂成了你那生活底歷史頁頁！當報紙不刊登人類真正較大的社會活動消息時，便在那不十分厲害的刑事報告中，把這種生活史料盡量登載，歷歷枚舉。於是這個社會動物，從他底天然欲望迷糊陣中逃出來，只有墜落成替他主人（社會慣例）當砍柴小奴與汲水小隸了。一時半時地他也許覺得快樂，但那究竟是一種偶然的事情；有時他也許覺得滿意，但那究竟是一種硬心腸，強忍受如磨成了的胼胝而已。

然而，我敢說，假如你真是一位純潔的個人主義者，無論如何，你決不能接受這種否運；假如你真是一位能幹的個人主義者，無論如何，你決不肯甘作這種否運的魚肉

，任牠宰割，聽牠剝削。你要求你底自由，和樹立起你那個性的社會慣例之天賦權利。從這種不堪忍受的禁錮中，你自己起來超渡你自己！關於這一層，我業已勸告過諸君說是：要用忠義的方式去求那種自由——也就是說：要用「對於一個社會主旨之甘願的和全付精力的誠篤」的方式，去求得你底自由。但或者這種說法，在你們看來，仍不像是「一種解決方法。所以你儘可以再轉到另一種慣見的個人主義上面。你可以這樣說：『好！那末我底理想就是強權吧！我要作我那命運的主宰者。』」

好！這種把強權（或權力）當作個人至善的說法，却是一個很著名的學說。其實這種學說已經很早了。不過每經過一代便把牠重新再修勘一下，因為青年人總好解釋得牠新新鮮鮮的。在我們這一代裏，這種學說被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所加重了。據他說倫理個性的中心原則就是強權的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待續）

評顧頡剛古史辨（疑古開評之一）

趙曾儔

一 顧頡剛氏未嘗全讀論語

用顧氏疑古之術，以疑顧氏，可以否認顧頡剛人之實有！

若顧頡剛其人爲實有者，則其疑古之術不能成立！

古史辨第一冊第一一八頁（十六年一月四版發行）

中編 四二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十二，

八，五——十二，十二，二，讀書雜誌十二期——十六

期

論語上只言堯舜而不言唐虞唐虞之號不知何自來。

今評之如次：

第一 審查論語上是否不言唐虞

查論語上泰伯篇分明有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之文。此文乃顧氏所認爲非僞部分者。

故顧氏此說，確爲謬誤。

第二 審查顧氏此說之謬，是否尙可原諒

一，顧氏此文以十二年在讀書雜誌上發表。

二，顧氏以十五年六月編入古史辨發行。

三，十五年九月再版發行。

四，十五年十一月三版發行。

五，十六年一月四版發行。

發表五次，迄未改正；故顧氏之謬，決不得諉爲草積

之誤，排印之誤；易詞以言，即顧氏之謬，無可原諒

第三 審查顧氏應否有此謬誤

一，就顧氏歷史上審查，是否應有此謬誤

顧氏之生平，據其自序：

甲，曾習中國經書，並聲明讀論語；且其時在清

光緒二十六年即西曆一九〇〇年（顧氏自言生

于一八九三年那時七歲依舊法算應是八歲)

乙，曾受學于章炳麟陳漢章諸氏

丙，顧氏發言著書，言論結者，不可勝計。

據甲項當顧氏讀論語時，萬無節讀情事。

據乙項當顧氏聽講問學研究時，萬無不全閱最普通

最根本之經書即論語之理。

據丙項當顧氏研究及引用時，萬無不全閱論語之理

。

故就顧氏歷史上審查，不應有此謬誤。

二，就顧氏學力上審查，是否應有此謬誤。

顧氏學力之表現：

甲，爲考證古書而致疑古史者

乙，對於論語，有多方之考證。

關於甲項，考證古書而致疑古史者，是否可以不全

讀論語。此無論何人亦不能認爲可者。又况顧氏

有乙項之學力表現，更不能認爲可以不全讀論語

。詳之于次：

關於乙項，對論語既多所考證，必不能不爲多次之

檢閱。在多次檢閱之努力下，萬無復有遺漏以成此謬誤之理。

故就顧氏學力上審查，不應有此謬誤。

三，就發表著作之情事上審查，顧氏是否應有此謬誤

。此即第二層之審查，業經多次發表，不容再四置

失，不加檢舉；此實爲發表著作之情事上所不許者

。

綜此三層之審查：

一，顧氏確係謬誤，

二，其謬誤無可原諒。

三，以顧氏之歷史學力及發表著作之情事言，決不容

有如此謬誤。

在此極堪駭怪不可理解之矛盾現象下，欲求解說，惟有

二端：

一者，否認顧頡剛其人之實有，凡署名顧頡剛之著作

，至少亦必爲同時二人所假託拼湊，故有此矛盾現

象。

試以疑古派之論調言之如次：

經過清代二百餘年之考據工作，對於古書之覆勘，

已不乏人；加以史料之新發見，與時代之革新，思想之解放；故對古書作肆意之覆勘，成爲勃興之運會，流行之風氣；於是火馳不顧之疑古論調，有出現之可能。

中國作偽之風氣又盛（錢玄同言：中國底偽書真多，現代人底著作之中還有偽的，章太炎的白話文中有錢玄同的文章（中國文字略說！）云云見古史辨第一冊第八一頁）故此時有一派人應之而起，幻出顧頤剛一名，編造顧氏之歷史，撰出若干疑古之說。

誰知作偽不能無漏洞，所謂顧頤剛其人者，既有疑古之學力，豈有並論語而不全讀之理。乃竟有謂論語上不言唐虞之謬說，足見爲此說者與他部分所謂疑古之顧氏不爲一人——至少亦必爲二人所拼湊，然而迄未見顧氏對此所有辨正，故知顧頤剛其人必爲假託之名而非實有者。不然，豈有以挾疑爲事之顧頤剛對其本身之可疑而不辨正耶。

此即關於顧頤剛其人之偽史源偽史例偽史對勘：（

參看古史辨第一冊第三六頁）持此以疑顧頤剛，可以證明其人之非實有矣。

二者，若不否認顧頤剛其人之實有，則非認顧頤剛氏爲神經錯亂者爲發言不負責任者爲冒失著書者不可！不然，決不能解說此矛盾現象。

在此認識下，無論何人亦不能謂顧氏所發之言所持之論爲有價值也。

是故對顧氏之批評，除不認其人爲實有外，惟有謂其說爲無價值；其疑古種種，當然不能成立！

或曰：君之所評，誠足使顧氏無立足地；雖然，心思言論，無論何人，無論何書，豈能毫無漏洞，安可以此一節，遂抹煞其他部分耶。

應之曰：信如君言，則疑古者流，何爲專以一節之可疑，抹煞全書耶；可以施之于古書者，何爲而不可施之於古史辨耶；可以施之於古人者，何爲而不可施之於顧頤剛耶。誠如此則疑古之不能成立者多矣；又不獨顧頤剛矣；顧氏之說，更無復成立之餘地矣！

是故顧頤剛之疑古，無適而可！

經眼錄 (五)

翁雲

百將傳元判黑口本

宋張預集。預字公立，東光人。編集大意，具詳進書表。茲錄於後。臣謹昧死言。預不能走，用盤也。臣始論此言非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盤，橫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不可知者，丸不能走，其契也。由是乃以牧，此言為信然。臣因擇古之所謂良將者，得百人，以共傳集一書，分爲十卷，莫不以公武爲首，而其次皆以年代，然亦全其始末。傳取數事，不以孫子兵法題其後，或以非兵略而可以資人之智，慮者，間亦存焉。雖期便於觀閱，明而易曉，抑亦知孫子之書，不爲空言，而古之賢將所以立功名者，豈其得哉。臣編此書，數年而後成。雖不足以補，抑亦不至矣。惟

陸下教育之士之道，然臣倦倦之誠，勤亦至矣。惟公共十卷。半葉之六行，取三十一。中成傳簡約之，並於每將傳後，就其事跡，肯證以孫子之語，其詳頗中肯綮，誠佳構也。然諺語頗多，偶諸葛亮傳，莫不之許，誤爲莫不之設，天府之士，誤爲天府之上，暇時定當細校也。此書各藏書家，刊印請良，真眼福也。合將各卷將名鈔列，俾後之君子覽焉。今余所見，竟十卷釐然，完全無缺，且密行細字，刊印請良，真眼福也。合將各卷將名鈔列，俾後之君子覽焉。今余所見，竟十卷釐然，此目若存，此書或亡也。

卷一 周齊太公 吳孫武 越范蠡 齊田穰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二 趙趙奢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三 漢陳湯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四 漢王霸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五 漢朱雋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六 吳周倫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七 魏謝元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八 唐李靖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九 唐李光弼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卷十 唐李光弼 卞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班超 漢馮異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西蒙的爸爸

江樵試譯

——獻給我受創的朋友們——

正午十二點剛剛打過。學堂門開了，小孩兒們一衝而出，你推我擠地忙着更快地出去。但是不像往常那樣立時散開回家去用午飯了，他們却在幾步之外就停住，分成一夥一夥的，交頭接耳談起來。

事情是那樣的，在那天早晨，拉勃蘭叩的兒子西蒙第一次進學校了。

他們全在自己家裏聽見講到拉勃蘭克；雖然當着人面前他還算受歡迎，可是他們的母親對於他總帶些藐視底憐恤，那些小孩兒們一點莫名其妙地就模仿起來了。

至於西蒙自己呢，他們並不認識他，因為他從來不曾出來過，也不會同他們在村中街上，或是沿着河岸亂跑，他們也不在乎要他。所以他們碰了頭，一面高興，一面十分驚愕，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互相傳說着那十四五歲的小伙——似乎深曉得內幕的小伙，他把眼閃得多麼高明所說的話。

「你們知道……西蒙，喂，他沒有爸爸。」

正在這時，拉勃蘭叩的兒子在學堂的門道出現了。他有七八歲，面色很灰白，很乾淨整齊，帶一副胆小近於呆笨的樣子。

他在起身回家到他母親那兒去。這時他的一羣同學，有意要在他身上玩一齣下不去的把戲，正在互相私語，拿小孩兒們頑皮底，沒有心肝底眼光注視他。他們漸漸的繞着他圍起來，末了兒竟把他團團困在當心了。他站在他們中間，又驚訝，又為難，不曉得他們要把他怎樣。那帶新聞來的小伙，被他已得到的成功吹起勁兒來呢，質問道：

「你叫什麼？你？」

他答道：「西蒙」。

「什麼西蒙？」那一個頂了回去。

這小孩，完全給他們弄昏迷了，重說道「西蒙」。

那小伙向他喊起來「一個人是叫作什麼西蒙——西蒙

並不是一個姓——真是的」。

這孩子弄得快掉眼淚了，第三次回答道：

「我的姓是西蒙」。

那些頑皮孩子們笑了，那個得勝的刻薄刁鑽鬼喊道：「你們能够明顯的看出他沒有爸爸了」。

隨着就是一陣深沉的靜默。那些小孩們被這非常的，不可能的怪物——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弄得「目瞪口呆」，他們當他是個怪現象，是個不自然的東西，他們覺得他們的母親從來對於拉勃蘭那那種說不出的輕視，也在他們心上發生出來了。西蒙呢，怕暈倒了，就靠着了一顆樹，呆呆地僵在那兒，好像是受了不可補救的災難。他很想解釋一下，但是對於他沒有爸爸這種可怕的攻擊，他想不到什麼話來辯駁，最後他漠不關心地向他們喊道：

「是啊，我有一個爸爸」。

「他在那兒」？那小伙迫問道。

西蒙沉默了，他並不知道。那些孩子們，異常的興奮，大起其轟；那些鄉村的小孩像是較比牲畜，在心中更多經歷着一種殘酷的欲望，那鼓動田場中的家禽去毀滅牠們

中間的一個已經受了創同類的欲望。西蒙的目光忽然碰上一個他看見過的小鄰居，一個寡婦的兒子和他自己一樣，永遠是孤單的同他母親在一處。

「你也沒有」，他說「你也沒有爸爸吧」？

「自然」那一個答道「我有個爸爸。」

「他在那兒呢？」西蒙接着問。

「他死啦！」那孩子擺起尊嚴的大架子說「他在墳園裏，我爸爸在那兒」。

騙騙的贊成聲，從那些小壞蟲中發出，似乎有個死的爸爸在墳園裏的這樁事實，可使他們的同伴有資格去摧毀那個從來就沒有爸爸的。這些孩子，他們的父親，多半都是壞人，酒鬼，毛賊，打罵老婆的脚色。這時互相推擠着，越圍越擁，好像他們自己是合法的小孩，要用他們的壓力去悶殺那個不合法的。

一個偶然挨着西蒙站的小孩，忽然向他把舌頭一伸，帶着嘲笑的神氣喊道

「沒有爸爸喇！沒有爸爸喇！」

西蒙兩手提住他的頭髮，並去踢傷他的兩腿，一面他

就凶得很地咬他的兩頰，接着就是這兩個戰鬥員來了一場惡鬥。西蒙知道打敗了，衣服撕爛了皮擦破了，在一羣小學生喝采的圈裏的地上打滾。當他爬了起來，機械的用手去拂那滿是塵土的衣服時，有一個向他喊道：

「告訴你的爸爸去，」

他聽見了，就覺得心裏疼的往下沉去，他們比他強壯，已經打了他。他沒有話可答覆他們，因為他深知他沒有爸爸是真。他滿心好勝，幾次三番想勉強止住那使他呼吸艱難，迸着要流的淚。他覺得氣都要閉了，於是就不出聲的大抽大咽的哭起來。他的敵人們發出一陣凶惡的快暢，而且像野人過他們可怕的節一樣，他們一致手牽手的扯成圈圍着他跳舞，唱疊句般的重複的說着：

「沒有爸爸啊！沒有爸爸啊！」

但是西蒙忽然不哭了。他變得很凶很，在他腳下有些石頭，他揀起來盡力的向毀他的人們拋去。有兩三個挨了打叫喚着跑了，他現出那異常可怕的样子，以致其餘的都驚惶失措。在一個怒激若狂的人面前的羣衆總是怯懦的。他門也不是例外，於是就分散而逃了。祇剩下他，這無

父的小可憐蟲，急急的向田野跑去，因為他的一個回響在他心裏又活躍起來了，使他的心靈下了重大的決心，他決意要投河自盡。

他實在記得前八天，有個乞討度日的窮鬼投水了。因為他再沒有一個錢。他們把他撈起來的時候，西蒙看見的那個落難的人在他平時看來是很愁苦很難看的。這時他蒼白的頰，長而濕透的鬚，睜開的眼裏充滿了和氣，倒叫西蒙覺我他安逸自在了。旁邊站的人說：

「他死了。」

又有人說：

「他現在倒很快活了。」

西蒙也想投河，因為他沒有爸爸，正和那個落難的人沒有錢一樣。

他到了水邊，看水的流動。有些魚在清澄的河流裏很輕快的遊戲。間或忽地一跳去捉河面的飛蠅。他停止了哭泣去留心看牠們，因牠們的運動，使他覺得十分的有趣。但是一陣一陣，如同風暴的時候，忽地是一陣一陣的平靜，忽地是一陣一陣摧木拔樹的大風，這大風一會兒又向天

邊消失了。這一個思想很痛苦的回到他心上：

「我要去淹死因為我沒有爸爸。」

那時天氣溫暖晴和。可愛的日光曬得草都熱了。水面照耀得像一面鏡子。西蒙享了幾分鐘的樂趣，哭泣之後的疲倦的味兒，他覺得要在那暖日下的草上睡去。一個小青蛙，從他腳下跳將起來。他試去捉住牠。牠逃了。他繼續着追尾牠三次都跑掉了。末了兒抓住牠的一隻後腿把牠捉到了。他看見這蠢蟲沒法逃走的種種努力，他笑將起來。牠將全身縮在後腿上面，隨後猛烈地一跳，忽然將後腿伸出，硬得好像兩條棒子；同時用牠前膀擊打空氣，好像用手一樣，牠的圓眼在黃色圓圈裏往外睜着。這就使他想得到一件玩物，用直木片子，一片片像鋸齒般的釘在一處，把這些木片移動，那上面釘的大小兵也就跟着動起來。以後他想到他的家，想到他的母親他被悲哀克服了，於是又哭了。一陣冷戰經過他的全身。他跪了下去禱告，像在睡覺前一樣。但是他不能說完禱告，因為激亂劇烈的哀哭震動了他的全體。他也不會再想了。他看也看不見他四圍的東西了。只是聚精會神的哭。

忽然有一隻重手放在他的肩上，有一個粗莽的聲音問

他道：

「什麼事使得你這樣傷心呀？小人兒！」

西蒙回轉身來。一個高而有鬚一捲捲黑髮的工人很和藹的注視他。他滿眼滿喉都是淚，回答說：

「他們打我！因為……我……我沒有爸爸！……沒有爸爸！」

「什麼」那人笑着說：「怎麼」人人都有個爸爸呀！」

那孩子在悲哀之中，很痛哭的答道：

「但是我……我……我就沒有。」

這工人到變得認真了。他本來認識拉勃蘭叩的兒子；雖然他自己在這鄰里中是個新來的，但是他與她的歷史，倒也約略有點眉目。

「好哪！」他說道，我的孩子，不要難過了，跟我回去見你母親吧。他們會給你……一個爸爸。」

他們就這樣起身了，一個大人牽着一個小孩的手。那人臉上發了笑容，因為他覺得見見那公認爲全村最美的拉勃蘭叩他不會失悔的，並且也許他在心裏自己同自己說個走錯過路的女子，或許很容易有第二次的迷路。

他們到了一座很整齊的小白房子的前面。

那小孩叫道「就是這兒」又叫道「媽媽！」

一個婦人出現了。那工人忽然收住了他的笑容。因為他當時就發見了對於這高高的臉色青白的女人不能有什麼胡鬧的行爲，她極嚴肅的站在門口。似乎在防守她房的門檻不讓男人走過，因為在那所房子裏她已被一個男子欺騙過了。他嚇住了，帽子放在手裏喃喃的說道：

「您看，太太，您的孩子失迷在河邊，我給你帶回來了。」

西蒙又要哭了！用手抱住他母親的頸項告訴她說：

「不是，媽媽，我是想淹死，因為別人打了我，打了我因為我沒有爸爸。」

那少婦的臉上燒得緋紅，她的隱痛被傷，很親熱的抱住她的兒子，當時就淚流滿面了。那男人很受感動地站在那裏，不曉得怎樣走法。但是西蒙忽然跑到他面前說

「你肯作我的爸爸嗎？」

跟着是一陣深沉的靜寂。拉勃蘭即「啞口無言」受着羞慚的酷刑，把身子倚在牆上，兩手放在心上。那孩子看見

沒有得到答覆，又應道：

「你若不肯，我就要回去投水了。」

那工人把這事當作並不認真，笑着答道：

「用不着問，是呀！我一定是肯的。」

「你叫什麼名字？」那童子接上說道，「若他們要問時我好告訴他們。」

「腓力」那人答道。

西蒙靜了一下，好把那名字牢牢記在心頭，隨後伸出他的臂來，很快慰的樣子說道：

「好啦！那麼，腓力，你就是我的爸爸。」

工人從地上將他舉起，急忙的吻他雙頰，隨着就邁開大步，急急的走了。

那孩子第二天回到學校，就受了人家輕視的嘲笑將放學的時候，那些孩子們又要開始笑他的當口，西蒙，像他扔石頭一樣，朝着他們頭上衝口放了一砲道：「他的名字叫腓力我的爸爸」。

四面笑喊之聲徒起。

「那個腓力？什麼腓力？腓力到底是什麼？你從那兒

揀着你的腓力？」

西蒙沒有回答什麼，他的信仰沒有被搖動，只用眼向他們激戰，他預備好了寧受犧牲，不肯在他們面前逃走。校長先生出來救了他，他就回家到他母親那兒去了。

在三個月中，這高個兒工人腓力，常常經過拉勃蘭叩的門口，有時見她倚窗縫叔，他就大着膽子去和她談話。她很有禮的答他，可是老是淡淡的，從不同他說笑話，也從不讓進她的房子。雖然如此他和所有男子一樣，有點虛飾，覺得體和自己閒談的時候，面色格外紅得像玫瑰。

然而已失的名譽，是多麼難恢復而總是易於破碎，所以拉勃蘭叩雖然避嫌日檢，隣里中已經議論紛紛了。

至於西蒙呢，他很愛他新父親，並且工作完時，幾乎每天下午都和他一起散步。他照常到學校去，很志氣高大的同他們混在一處，從不睬他們。

一天最初攻擊他的人問他道：

「你說謊了，你沒有個叫腓力的爸爸。」

「你為什麼這樣說？」西蒙很不安的問？

那孩子把兩手互相擦着回答道：

「因為若是有個爸爸，他就得備你媽媽的丈夫。」

西蒙被這理由攪昏了，他說：

「他是我的爸爸，反正是一樣。」

「你很能那麼說」那頑皮孩子譏諷的喊道：「但是那並不能使他就是你的爸爸。」

拉勃蘭叩的兒子低下他的頭，憤憤的向着羅珂松老頭兒的鐵廠的方向走去，那是腓力工作的地方。

這鐵廠好像埋在樹下似的。那裏是很黑暗的，只有一個大得可怕的火爐的紅燄，一陣一陣大放光芒，照出五個鐵匠，他們睡在鐵砧上發出駭人的轟聲。他們站在那兒被火燄包裹着，像鬼怪似的，他們的眼定在他們所打的紅熱的鐵上，他們昏昏的思想，隨着他們的錘子上下。

西蒙進去了，並沒被他們看見。輕輕的拉他朋友的袖子。那人就轉過身來。工作之時停頓了。所有的人很留意的看他們。在這不習慣的靜默中，發出西蒙微約的聲音。

「腓力呀！那米沙得孩子方才告訴我，你簡直不是

我的爸爸。」

「為什麼不是。」鐵匠問。

那孩子極天真的答道。

「因為你不是我媽媽的丈夫。」

並沒有一個人發笑。腓力仍舊站着，他的鎚直立在鐵砧上，一雙手扶鎚柄，把他的額放在他大手的背面。他出神了。他的四個伙伴看着他。西蒙——這些巨人中的毫末——很焦急的等着。忽然一鐵匠把大家的心情向腓力說：

「拉勃蘭叩是位良好真誠的女子，雖遭遇不幸，仍是很正直穩重的，很佩作個正人的良妻。」

「那是真的」其他三人答道。

那鐵匠又繼續說：

「這是她的罪嗎，如果她走錯了？人家應許和她結婚的；並且我知道不止一個人，現在受人尊敬，其實所犯的罪惡比她並不減少絲毫。」

「那可憐蟲，她怎樣的吃苦獨自撫孤啊！這些年裏她怎樣的悲哀啼哭呀！她除了到教堂外，從不出門，這只有上帝知道。」

「這也是真的，」其他的人說。

隨後就聽不見什麼了！除了風箱煽爐火的聲音。

腓力急忙的轉腰向着西蒙。

「去告訴你的媽媽；說今天日暮我要同她談話。」

他就推着那孩子的肩頭送他出去。他又回來工作。那五把鎚又一齊落到鐵砧上，他們就這樣的打鐵，直到日落，人人都強壯有力，快樂像那些滿意的鎚子。可是就像過節時候那教堂裏的大鐘鏗鏘的震響掩住了其他的鐘的叮噠的小聲，腓力的鎚聲也大過其餘的鐘聲，時時吼得令人耳聾。他站在四射的火星中，努力的工作。

他敲拉勃蘭叩的門的時候，已是星宿滿天了。他穿星期日穿的外衣，潔淨的襯衫，鬚髮剪短了。那少婦走到門前；用發愁的聲調說道：

「天已晚了，這樣的來是很不合宜的，腓力先生。」

他想要回答，但是啞啞說不出，立在她面前，不知所措。

她又說：

「你明白不明白，我再要是被人談論那是不行的？」

「若是你肯作我的妻，我還管那個幹嗎！」

沒有聲音回答他。但他覺得聽見屋中暗處有個人倒的聲音。他急急的進去。已睡的西蒙辨別出一次，接吻的聲音，還有他母親輕聲喃喃的幾句話。一會兒他陡然覺得被他朋友舉起，把他的鐵臂伸長了縮着他喊道：

「你告訴他們，你的同學，說你的爸爸是鐵匠瑞美腓力。凡是損害你的人，他都要扯他們的耳朵。」

次日早晨，學生都到齊了，要開始上課的時候，西蒙站了起來，臉色青白，嘴唇戰戰的。

「我的爸爸：」他很清楚的說「是鐵匠瑞美腓力。他已答應我要扯那些加害我的人的耳朵。」

這次沒有一個人笑了。因為大家都很知道鐵匠瑞美腓力，並且世界上無論什麼人，有他這樣一個爸爸，都很可以自棄的。

譯自現代書店版莫譯莫伯三短篇小說集中
Madame'selle Fifi 中之 Simon's Papa

清 華

第一卷 第二期目錄

- 一、盲目思想家之一——康德 金衡譯
 - 二、中國社會組織與資本主義 洛 芒
 - 三、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 金 衡
 - 四、帝國主義內部底世界經濟恐慌
與殖民地革命運動底發展 午光譯
 - 五、生物學史上的重要時期 磊 譯
 - 六、柴霍夫與莫泊桑 張大倫譯
 - 七、文藝短評 洛 芒
- (一) 讀梁實秋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 (二) 「志摩的詩」底批評

編輯者 清華週刊社
零售每期一毛二分

失去了的絲帽

(Lord Dunsany作)

錦選譯

人物：

客人

工人

學徒

詩人

巡警

景：

一條講究的倫敦街上。

客人立在一家門口的台階上，衣服整齊，可是沒有戴帽子。先是表示失望，後來一種新的想念佔據了他。

(工人入。)

客人 恕我唐突。恕我——但——我要很感謝你的，若是——若是你能盡力——就是，你能給我作一件大事，若是——

工人 先生！如果我能够，很願意致勞的。

客人 好，我惟一要你作的，只是按那

雙門鈴，進去，說——就說你是來察看

地溝的，或這一類的事情，替我把我的

帽子拿出來。

工人 把你的帽子拿出來嗎！

客人 是，你不知道，我狠不幸地將我的

帽子遺忘了。在客室裏邊，就是那

間屋，靠門的那一頭，長沙發中間底

下。若是你能去，拿來，我是——

工人現怫然之色。啊，怎麼回事？

工人 (堅定的。)我不願意作這種事情

客人 不願意作！我的朋友，不要那樣

傻，那有什麼害處？

工人 呵！那我不知道。

客人 像這樣簡單的要求，能有什麼害

處？好像有什麼害處嗎？

工人 呵！好像是正當的。

客人 說是呵！

工人 好像高尚的工作，都是正當的。

客人 但我不是要你搶人家。

工人 你好像不是，當然的，但是我不

願意。我進去的時候，若是出了什麼

事，我不能幫忙拿什麼吧？

客人 我只要我的帽子——這，我說，

請不要走——這是一個索佛林(幣名)

只費你一分鐘。

工人 我要問問——

客人 什麼？

工人 有什麼在帽子裏呢？

客人 有什麼在帽子裏嗎？

工人 是，那是我所要知道的。

客人 有什麼在帽子裏嗎？

工人 是，你不是預備給我一個索佛林

嗎？

客人 我願意給你兩個索佛林。

工人 你不是預備給我一個索佛林，而

且增高到兩個索佛林為一頂空帽子？

客人 但我一定要我的帽子。我不能這

樣在街上叫人看見。帽子裏並沒有什

麼。你想帽子裏有什麼？

工人 噫！我沒有那樣聰明來說，好像

彷彿是有契紙在那頂帽子裏邊。

客人 契紙？

工人 是，若是你能得着契紙，契紙足

以證明你是那個大房子的承繼人，那客人

末，要有些可憐的好人，被你欺騙工人

的。

客人 你聽，帽子絕對是空的。我一定

要我的帽子。若是有什麼東西在裏面

，像這兩個金鎊一樣，你拿去，只給

我的帽子。

工人 好，似乎妥當了。

客人 是妥當的，你跑進去拿吧？

工人 似乎對於我和你都妥當的，但是

關於警察，你和我也應當想到的。也

像是妥當的，對於他們嗎？

客人 噫，上天恩惠——

工人 啊！

客人 你真是沒有希望的傻子。

工人 啊！

客人 你聽！

工人 啊！先生！我那邊等你。

客人 費心！不要走。

工人 啊！（下）

（學徒入。）

客人 原諒我，先生！原諒我的請求。

學徒 像你看見的，我沒有一頂帽子。我非

常的感激你，若是你肯慷慨地替我拿

來。你假裝來上鐘錶的。我的帽子忘

在這所房子的客廳裏，長沙發中間底

下，那一頭。

學徒 喂！哦！好了，只是——

客人 謝謝你，我是極端地感你的恩。

只說你是來上鐘錶的。

學徒 我——我不以為我是會上鐘錶的，

你知道。

客人 噢！那沒什麼關係。你只須站在

鐘錶前作一個式樣就得的。那是他們

常常作的。我必得警告你，在那屋子

裏有一位小姐。

學徒 呀！

客人 但那是沒有什麼要緊，你知道，

走到鐘錶那兒。

學徒 但，若是你不過意，我想！要有

人在那裏——

客人 噢！但他是十分年輕，很美麗的

並且——

失 去 的 絲 帽

學徒 爲什麼你不自已去拿呢？

客人 那是不能夠的。

學徒 不能夠嗎？

客人 是，我挫傷了我的腳踝。

學徒 啊！厲害嗎？

客人 是，實在不輕。

學徒 我可以扶着你走。

客人 不，那要更厲害。我的腳離不開地。

學徒 但你怎麼回家呢？

客人 在平地上我滿能走的。

學徒 我恐怕得走了。我真沒想到時候這樣晚了。

客人 但是請你多費心不要走，你不能在這裏離開我，像我這樣沒有一頂帽子。

學徒 我恐怕我一定——我真沒想到時候這樣的晚。（退下）

（詩人上。）

客人 恕我，先生！恕我攪擾你。但我要竭誠地感激你，若是你願意替我作一件事。在我拜謁這家的時候，不幸我的帽子忘在那裏，是在那一頭的長沙發中間底下。若是你能够很和氣地假裝來調整比牙琴的，替我把帽子拿來，我要一百二十分地感激你的恩德。

詩人 但爲什麼你不能自己拿去呢？

客人 我不能。

詩人 若是你肯告訴我原故，或者我能幫助你。

客人 我不能。我永遠不能再踏進這所房子。

詩人 若是你定下了一件暗殺，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告訴我的。我絕不是同情於倫理，願意把你因此處以死刑。

客人 你看我像一個暗殺者嗎？

詩人 不，自然不。我只說你可以安然地信賴我，但是暗殺的本身永遠對於我有一種飄渺的魔力。我實欣悅與痛苦的抒情詩，當它可以顯出很奇異的。我讀每一件暗殺案，我總是對於罪犯表示同情的。

客人 但我告訴你，我不是暗殺者。

詩人 那麼 你作了什麼事？

客人 在那所房子，我和一位小姐言語衝突起來，並且發誓去到鮑斯尼安，死在亞非利加。

詩人 但那是太好了。

客人 不幸我忘了我的帽子。

詩人 你爲了失戀而去死，並且死在遠方，那是詩人的一種慣例。

客人 但你可願把我的帽子替我拿來？

詩人 我很高興替你作。但我們必須找

出進去的適當的理由。

客人

你假裝調整比牙琴的。

詩人

那，不幸得很，是不能够的。比牙琴的音調對於我是不熟悉的，如同冷水點滴在頭上的難堪，我是在許多地方經過興趣的磨煉而失敗了的。有

客人

我們怎末辦？

詩人

有一所房子是我的幾個良善的朋友送給我的，因為安全和慰藉，是一個詩人必需的東西。但那裏有一位家庭女教師有一架比牙琴。自從我能看見那些朋友的臉，沒有內部的戰慄，是很久，很久的年代了。

客人

好，我們總得另想旁的法子。

詩人

你要把歌謠裏告訴我們的國王。倘有時打仗不用鎧甲只穿着他們太太的晚服的年代的羅曼司，帶回到這些不幸的日子。

客人

是，但你知道最要緊的，我必要得着我的帽子。

詩人

爲什麼？
我不能沒有一頂帽子在街上走。
爲什麼不能？
那是不應當的。

詩人

你對於外界的束縛看得太真實。

客人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真實，但在倫敦穿戴的端整於我是很真實的。
一頂帽子不是生命真實的事情。
我不要顯着太無禮，但我的帽子是不很像你的。

詩人

讓我們坐下，關於這件事談些話

客人

這些話百年之後，還要流傳的。（詩人他們坐下。）談到這點，一個人立即就明白帽子的瑣事。但對於死，而且爲了失戀，美雅的死，是一件可以寫一首抒情詩的事情。這是很真純的事

詩人

讓我想想。

客人

是，我想如此。

情的嘗試——想像成爲一首抒情詩。沒有人能够對於一頂帽子，寫一首抒情詩。

客人

我不管你對於我的帽子能寫一首抒情詩或者不能。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不預備叫我自己極端可笑，在倫敦街裏走，沒有一頂帽子。你是願意替我拿去不願意？

詩人

托辭調整比牙琴，在我不可能的。

客人

好，你假裝來收拾爐子的。他們在窗戶底下有一個，並且我親眼看見過它漏了。

詩人

我想爐子有一件人工裝飾品在上邊。

客人

是，我想如此。

詩人

那末我得斜着看它，或是走近它

客人

我知道這些裝飾物是廢鐵的。我有

一次看見過一個大肚子埃及的偶像，是十分醜陋的，但這不像二十世紀用機器所作的醜陋。一個鉛管工匠，用他所能裝飾的手藝，能夠作些什麼？

客人 這樣，你不幫我。

詩人 我不喜歡看醜的東西，而且我不喜歡聽醜的聲音，但你若能想出有條理的計畫，我是很樂意幫忙的。

客人 另外我想不起來什麼。你不中意作一個鉛工和鐘錶匠。我再也不能想起什麼。我已有一個可怕的形象，而且我不是在安靜思想的環境中。

詩人 你最好隨着變遷的運命，捨棄你的帽子。

客人 爲什麼你不能想出一個計畫？若是你是一個詩人，思想在你的腦子當是靈敏的。

詩人 若是我把我的思想用在一頂帽子

做賤的小事，經過一點時間，無疑地我會想出一條計畫，但是這種微細的瑣碎的事好像把我的思想趕跑了。

客人 (站起。)那麼我必得自己拿去。

詩人 呵！不要那樣作！想想那是什麼意思！

客人 我知道是很難看的，但沒有不戴帽子在倫敦街上走那樣難看的厲害。

詩人 我的意思不是如此。但你可以決定。你們要彼此相恕，你可以娶她，有一個囂張的家庭和出疹的孩子們，像旁人一樣的。不，不要按門鈴。買一把短刀來，去到鮑斯尼安。

客人 我告訴你，我不能沒有帽子。

詩人 帽子算什麼！你就爲尸骨犧牲一個美麗的死的？想想你的帽子因爲失戀，無罣碍地，朦朧地，悽慘地，躺在無邊的金色的沙土上，像濟慈說的：

「悽慘地躺着！」這樣的一語，悽慘躺在亞非利加。這無思慮的鮑斯尼安，經過了白晝，在夜間獅子吼了，是沙漠的凄冷的聲音。

客人 在事實上看來，我不以爲你說那地方是沙漠是對的。鮑斯尼安我相信，只是包容一點沙漠，因爲據一般推想那地方在世界上是最肥沃的土地。

詩人 那是什麼？你對於地理學和統計學要忘了，只記些流暢的羅曼斯。那是如何的羅曼斯看亞非利加。

客人 好，我要取我的帽子去。

詩人 想想！想想！若是你進這個門，你永也不會倒在廣漠的鮑斯尼安。你也不會死在遙遠的靜寂的地上，臥在浩漫的沙哈拉。而她永也不會爲你的美麗的死哭泣，和叫她自己在空虛中慘苦。

客人 喂！她正在彈着比牙琴，那一來

她要為這件事傷悲許多年，我看不出那樣來，有多少好處。

詩人 不，我會安慰她。

客人 若是你那樣作，我是懷恨的！聽

着！我不客氣地說，我真是懷恨的，要是你那樣作！

詩人 安靜一下！安靜一下！我不是那個意思。

客人 那末，你是什麼意思？

詩人 關於你的死，我要寫幾首詩歌，

歡快的和悲哀的。人們會喜歡的，因為他們又可以談高尚詩人的傳說；也會悲哀的，因為他們又可以談你不幸的運命，和你的失戀。我又可以作些記錄關於你的尸骨，說是幾個阿拉伯人怎樣傳說，在沙漠中的沃土，我見你的尸骨，戰爭中留下的紀念，愛他

的人驚奇了。以後我把這記錄讀給她

聽，她或許微微地哭泣，我讀着表示兵士的光榮，對於我們的現代是多們

偉大

客人 注意，我不明白你曾經認識她。

詩人 那是小事。

客人 你好像為我在急切的忙迫中得一

把槍刺；但第一我是得着我的帽子

詩人 我請求你，我請求你為了美麗的

爭鬪，高貴的行爲，和遺失了的東西

；爲了殘酷的處女無希望愛的傳說；

爲了破裂像碎麻樣的受創的心。我請

求你。我求你爲了古代羅曼斯聖潔的

名子！不要按那隻門鈴。

(客人按門鈴)

詩人 (坐下，疲倦地。)你可以結婚的

你可以攜同你的妻，拿着車票遠去巴

黎，或遠去瑪那士。以後家庭組織起

來；一個大的蓄殖的家庭，你眼睛所能看得到的。(我在擴張來說)。你要

賺錢來養活她們像旁人似的。在你的

記憶中，沒有留下什麼紀念，但是——

(僕人開門。客人低言說了什麼。施

門下。)

詩人 (站起，舉其手。)但是，讓這牆

上的銅牌子記下罷：羅曼斯在這裏生

出，同時又夭亡了。(他坐下。)

(工人和學徒同着巡警上。音樂停止

。)

巡警 這裏出了什麼亂子？

詩人 什麼東西都變了。他們要殺死羅

曼斯。

巡警 (向工人。)這位先生有些不像是

好人。

工人 今天他們沒有一個是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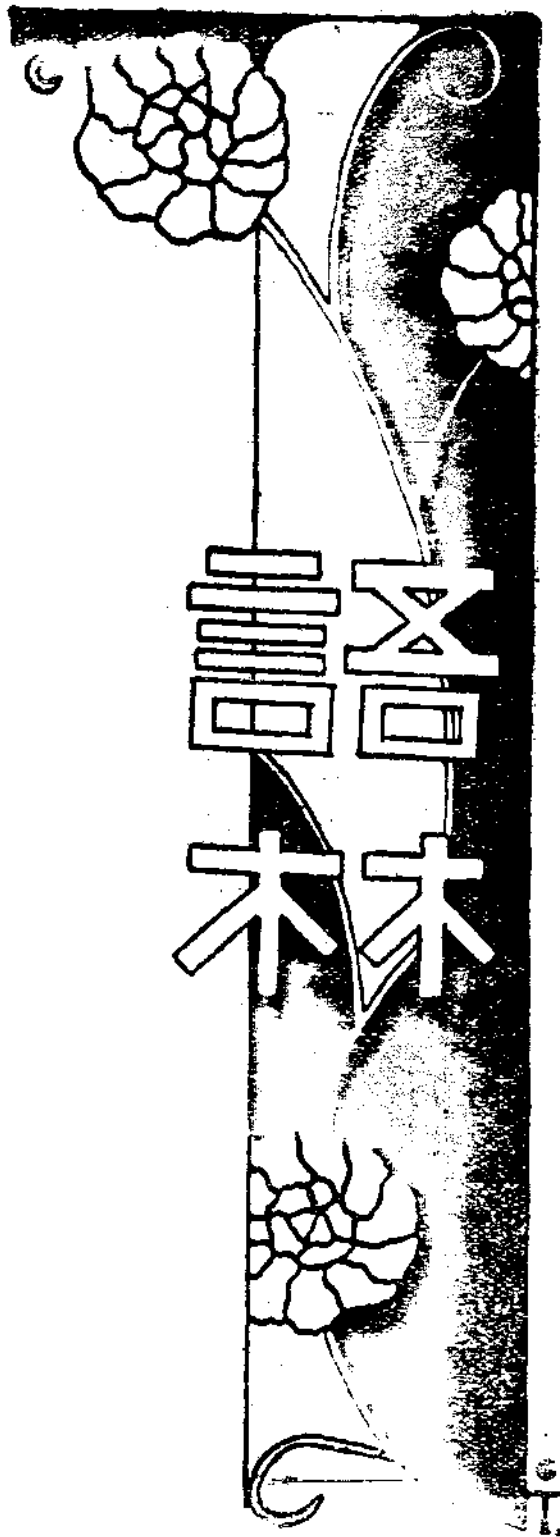
(音樂忽然又起。)

詩人 天呵！這是二人合奏曲！

巡警 他有點不像好人。

工人 你還可以看到另一個人。

(幕落)



隆冬的藝術寫真

光 熊

上次談過一年之中無時無刻不是寫真期，但是我們仔細觀察一下，試想「春光的明媚，夏日的和暖，秋風的蕭殺，」在光線和溫度上全不發生困難，只有這冬天是天寒氣冷，陽光力弱，枯冬，酷冬，似乎是不能產生藝術品了，其實事實上却是不然。

試看那輝煌燦爛的冰河雪光，披霜蓋雪的高山峻嶺，楞杈奇曲的老樹枯枝，五光十色的滑冰健兒，白雲飄渺，

冰蟲來去，雪片翻飛，一片白銀世界，充滿了無窮的冰情雪意，靜候寫真家的攝取。

如果我們肯到深冬的郊外去旅行，踐踏着那開擴的雪地，觀望着浮冰未堅的薄凍。銀屋頂上的炊烟，寒枝稍上的啼鳥，匆匆的行人，徬徨的餓犬，處處全是值得留戀的景物，全都充分的表現出靜冬的生氣，如果用鏡頭攝取下來，正是給我們興趣的東西。

像片不只於要有畫意，而且還要有變化，不只於直直的攝取下來就算完事，而且還要使他「美」化，使他有永

久的價值，那才不辜負一首軟片呢？

想要美化必須注意到取景，我們常見到一片披着雪裝的風景，但是照下來之後，只于是一片茫茫的一片，缺乏生動和美感，因之而失去了藝術的價值和美的意味，這就是因為這頓雪景沒有前景的配稱的原故，如果我們在一片雪裝之中點綴上幾株蒼松，幾行雪地踐踏的足跡，或是隱約的遠山，小村，樓閣，籬牆，或是附近的遊人，車馬，樵子，漁夫，至足以生動這頓寫真，使一片淡而無味的雪景增加許多生氣，這是前景配稱對於「美」的寫真的關係。

但是我們還不要忘了，冬天的陽光是沒有夏天的那樣強，如果我們照一些活動的東西，物體從直角下來，或是平行下來，全有發生光弱的危險使像片不顯清晰，所以如果要想攝取一羣在溜冰的人，或是雪車的比赛，我們最好攝取他的斜角的運動，同時應當用較大的光圈和較快的時間，那樣才能使冰雪和人物的界限清晰，而含有「美」味。

當我們把鏡箱向着太陽，以雪地為背景，攝取風景和人物，結果定是一頓隱約的黑白畫。含有無限的神秘和美感。只不過攝取上比較困難一些而已，有攝影經驗的人，

試驗了一二次之後，不至於得不到成功的。

冬天的藝術寫真，「白雪」自然佔着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一頓雪景的寫真上，如果有着清白的日光映雪的反照，和雪中動靜物體的陰影，能够配合適度，界限分明那才有那些趣味，否則灰突突的一片，真是不如不照，這一點正是攝取雪的寫真最難的一點，亦即攝影者時常得到一片灰色的雪景的原因。

但是我們往往看着天氣是十分的明亮，雪又潔白晶瑩反可是攝出來的寫真偏是灰色的暗淡的糊塗的東西，這真使攝影者懷疑和灰心，在仔細研究的結果，是因為了化學變化的原故。按化學上來講，白雪的反射光，雖然比太陽的光還白晶一些，但是他的裏面含着似藍色的光素，所謂紫外光和晴明的天空的顏色相似，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那藍蔚的天空在像片上是早現出一種潔白色的，那就是因為藍色光和軟片有一種特別的感光作用，所以白雪反映的物體本來是深的顏色的，可是經過了這種雪光的反射作用之後，在軟片上就呈現出灰暗不清晰的結果了。

如果想免去此病，必須想法把雪的反射光中的似藍色

的光素去了，在我所知道的方法，只於是用「濾光鏡」了。

譬如說，我們現在想攝一幅「雪中林影」的景緻，最要緊的就是要那白雪和枯林的樹影有一清晰的界線，不讓他們模模糊糊的打成一片，所以必須用一種深黃色的「濾光鏡」加在鏡頭的前面，這東西可以避免藍光的混淆，不至於使林影變成死灰色的景像。

這是可以試驗的，如果我們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攝取同一雪景，一個用濾光器，一個不用濾光器，然後用同樣的晒紙晒出來，當兩下一比較的時候，你就知道用濾光器的那張比不用的那張好到如何的程度了，你自自然然的發覺那張用濾光器攝出的影像是真純的美化了，而且有着活潑潑的生氣。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當用濾光鏡攝雪的時候，那樣光速度必須比普通的稍慢一些，因為濾光器把光的濃度消滅一部分的緣故。

現在又將到雪落時期了，諸位試想我們這「台」中的未來的白銀世界，是如何的美麗曼妙多姿。遶遊的溜冰遊

戲，百樹村的冬枝雪影，兩宮的水晶頂子，葦塘的雪跡，在諸位高興的時候，就許堆上幾個大腹便便的雪人，你再望望大中樓頭的影像，平民窟中的雪景，……全是寫真的機會，無限的藝術只全在等候着諸位手提鏡箱的攝影者的光臨。他們將十二分的歡迎。

介紹書之一

憲 雄

(一)書名：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
Croft

(二)著者：George Gissing

(三)出版者：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四)書價：約美金一元

(五)本津售書處：英中街法文圖書館

這本書是吉興假托魏奎佛而寫的，其實就是他自己的生活記錄，這記錄好像是用血寫的，整個的記錄隱約顯現着他的影子，有他靈魂的影子。讀的時候似乎就如同看見

他在那裏憑著全副的精力，咬着牙，滿面表現着筋肉的緊張，拿起他的生命力，在那困苦艱難窮得不堪環境中掙扎，奮鬥，慢慢的重重的一步一步向前進行。

他是個自信力很強的人。他常說他所獲得的東西，都是憑他自己的力量獲得的。他從來就不重視人們的勸勉合建議，除非是他自己的腦與心的勸勉合建議。曾經有次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去求過一不相識的人一次。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因此他很孤獨。人家來拜訪他是萬分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去找人家也是作夢都未曾想到的事。所以他對於朋友很疏淡，通信又很少。他以為友誼不是靠寫信來維持，必得是彼此的精神來撫育。所以他的朋友日漸減少，後來就是還與他來往的朋友，對於他也不需要如同生人一樣。常感極孤獨的痛苦是很自然的。當他需要朋友時，這種孤獨特別使他加倍難受，使他咀咒人生。他說這樣都是因為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窮的緣故。

不錯他很窮，有時甚至於化幾分錢買個紙夾，對於他簡直是種可以使他發顛的莫大奢侈。有時在夜間無錢買油燃燈，唯一的辦法是藏入被裏去等天明。他雖這樣窮得不

堪，但他能安於窮。他說：「我在這樣窮得不堪環境中，你以為我感覺痛苦，你以為我可憐，其實我何嘗感覺痛苦！我又何嘗如你說的那樣可憐！我有油可以燃燈（大概那時還未有電燈），我有煤可以煖室（大概那時還未有汽爐），我有可以讀的書。我有我自己喜歡作的工作，我有我的希望，這樣我已經是很富有了。我真氣，我真奇怪，人家覺得我可憐！」這樣可以見出他在那裏是如何兢兢自強不怠。毫不因為環境不好而氣餒，而恢心，而悲觀，充分的表現着強者的態度。所以他求知的欲望還是那樣熱烈。麪包可以不吃，書不能不買，在他這是很平常的事。他所有的書可以說是任他感覺餓的時候用麪包換來的。許多次他從書店門前經過。廉價的書一觸着他的眼，接着就激起他內心兩種力熱烈的鬪爭，精神與肉體，知的滿足與餓的滿足在那裏鬪爭。結果精神的知的勝利。他的書都是在這樣鬪爭情況下買得的。他是個喜歡念自己所有書的人。他念書是抱著一種求真理的態度。念書是種求真理的事業，是不應該抱有什麼目的。至於勞作的結果對於人家有用與否，那是種另外無關緊要的事。

他是個從失望中，從夢幻的消失中，受過創傷很深的人。他喜歡弄文學，但是在文學上沒有什麼成就。他以為藝術家是生成的不是學成的。所以他反對勸人慫恿人從事文學，這樣作與犯罪沒有多大的分別，他其所以這樣主張，也是因為他浸沉於痛苦生活裏太久的緣故。所以他常說

他所寫的東西，不是心裏有什麼必得寫不可，實在是為生活所迫而寫文章。因為筆是唯一求生活的工具。日日奔走出版家的門，幾塊錢一千字，可憐得很。像我這樣寫文章的人到是很多，很少的人能從寫文章而得到生活的保障。

他對於寫文章雖說是這樣失望，但是上帝決不辜負努力的人們。後來他的東西在文學史也有相當的地位。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我感上帝！我的東西居然也可以使一部分人快樂。這樣我也感謝他們的慷慨。同時讓我相信在這世間還有我立足的地方。同時我也奇怪，我這管筆居然能使我生存。能助我抵抗這人世間種種欺凌弱者的暴力。」

他又是一個極端尊崇個性的人。他以為一個人失掉了個性是羞恥的事。所以他在學校時就最反對機械式的體操。上操時教員總叫他第七號 (Number Seven)。不叫他的

名字。這第七號常使他難受。因為他覺得在一叫的剎那間，他已經不是人了，變成了機器一部分。

他同時又是個對於科學抱一面真理的人。他說：「科學是人類最殘酷的仇敵，我看見科學消失了人生的天真與和愛，我看科學毀壞了這世界的美麗，我看見科學拿着文明的假面具去蒙蓋野蠻的真像。我看見科學染黑了人心，我看見科學將人心變着無情，我看見科學帶來人類的紛爭，這人類的紛爭將人類勞作的進步投入於血泊深淵裏！」

上面的零零碎碎，不過是我個人從這生活血跡裏所得着的一些印象，再憑我個人的記憶，將這些印象作為線條，替他繪了這樣一張像，這張像我想不能代表他，因為還有許多他的特性未讓我抓着，並且我相信只憑幾回的見面，幾次的談話，是不會能真認識他的。不過他是很值得我們去接談的一個人。

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作於南大。

更正

上期語林裏居禮夫人應改着顧蕾夫 (Madame Curie)。

經眼錄 (六)

蔣雲

寓簡明刊活字本

宋沈作喆纂。分上下兩編，每編五卷，共十卷，無自序。曾收入四庫，知不足齋鮑氏亦有刊本，前有自序，述寓簡之所以名。書係明白綿紙渲染，且均重新畫欄，墨色尙浮，當係擬充宋槧，惟刊印甚精，亦珍品也。茲將吾父題記列後。

沈作喆，宋之湖州人，字明遠，號寓山，紹興進士。淳熙間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以詩忤漕帥魏道弼，被劾奪三官。所著己意，寓林集久佚，其存者寓簡兩編，考証古事，頗具特識，惟精槧本亦極罕見。（知不足齋有刊本未精）茲從季滄葦席玉炤兩家藏明活字本，（該書題稱宋本，有季振宜席鑑等家藏書印記，但考其紙張墨色字體，當爲嘉靖印本，所云宋本者，誤也。書分上下兩編，編各五卷，計共十卷。由卷一至卷五，共五十四頁，魚尾上方刊寓簡上，魚尾下記頁數，由卷六至卷十，共五十一頁，魚尾上方刊寓簡下，魚尾下記頁數。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每卷首第二行題名處，最下纂字下空一格，上空一格爲明遠兩字，又空一格爲作喆兩字，再空一格爲寓山沈三字。）照鈔一過存之。原書字句，時有訛脫，暇日當細校也。凡兩日鈔畢。研理樓主人頤並記。民國第一次庚午年九月立冬日。小天祿閣主謹重鈔。



哀孫君家珂

范士奎

「抑制着熱烈的性感的衝動，拋開一切私人的關係」，孫君之遭慘禍，不止是孫府之不幸，實亦中國一大損失！

孫君是本校一九三〇班物理系的學生，因為他的志在電器工業，所以在去年暑假就毅然捨開祖國，入美普渡大學，今夏因親自駕駛汽車，不幸竟遭慘禍，身喪異域，魂繞他鄉，傷哉！

他自小一直到去年暑假，從未離開過家庭，二十二年來，終日浸在家庭和愛的空氣，所以他的心地極純潔，極天真，絲毫不知有所謂「人間苦」也，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沒有不感覺他的溫文爾雅，和霽可親。和他處的久一些，更會覺得他的活潑，樂觀和放蕩不拘的態度之不平凡了，他待人的熱誠，真摯熊熊之情，擊入于人心者，尤為深切！

他這個人並沒甚麼令人一見就生敬愛之心的，但是和他處久了，一次的接觸竟比一次不同，漸漸地就會知道他決不是一個汎汎的青年。

⊖不畏難——普通的青年遇着困難，不是改變原來的計畫，找求比較容易的道路，就是大聲疾呼「難」「難」。這有兩個用意：（一）祈他人幫助；（二）表示他能勝過困難，誇耀他的能幹。而孫君則不然。有時他遇着極東手的

事情，或是極難解答的物理題目，從沒有見過他皺一皺眉，也沒聽見過他說過「難」字。永遠可以見到他的笑迷迷的眼睛，聽到他的微微的歌聲。就是他沈思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如此，無論甚麼事情，他看着總是容易，不感覺得一點困難。他並非矯柔造作，實出于他的容量的惱智，能够包含一切，所以人家以為難的，在他不聲不響的戰勝了，在他的內心也有時感覺到不容易，不過他有極大毅力，能够使他勝過了一切。在他的家信裏常有這樣的話：

「……咱們好好幹，怕難還行嗎？一步一步的幹去，沒有不成的。……」

②認真幹——這一點在青年人中尤其難得。一般青年多尙虛靡，誇大，唱高調，說空話，而對於腳踏實地的工夫，一點也不肯作，維繫表面，空事宣傳而已。孫君是不大愛說話的人，尤其是關於他自己的意志和工作，輕易不談，祇是整天高高興興地悶頭去幹，他所讀過的功課切要處都能瞭解，他常和同學討論問題，知道的很透澈，常發現問題中的難點。

③不驕傲——多少有點才氣的人，總帶些驕傲的神氣，也就是自滿，所以造詣不能深。孫君平常對人總是謙恭和氣，從來不談他自己一個字，就拿他去年在美國得到「超等生」(Distinguished Student)之稱那件事來說他僅僅在家信中略略提及，以慰親心。他的弟妹都為他高興，寫信慶賀他，但他的回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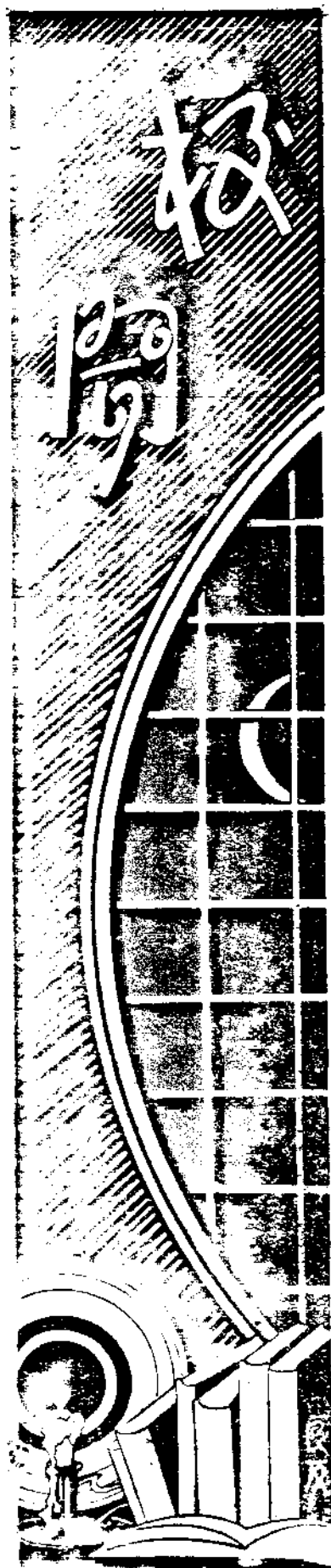
「這點不足賀，等你們的八哥得到一個極高尚的榮譽，能够有點發明，我那時或者還可以接受你們的賀意，但是離着還遠呢，我要更努力。」

以上三事不過是舉其美矣之夫者以紀念斯人而已。因為他這一年在美國受了許多刺激，所以他格外刻苦用功，思想因之猛進，對於祖國關心之熱情，於親友的信件裏，時時流露出來。

以這樣具有天真爛漫的性情，溫文爾雅的態度，高尚超群的思想，刻苦深丈的意志的青年，前途正是遠大，竟以不慎而遭於非命，國家社會實蒙一大損失，真令人同聲一哭也！

按孫君年二十一歲，為本校一九三〇班同學，在校時入理科物理系，十八年夏綴學赴美，入普度大學，專攻電氣工程；入校不及一載即得校中 Scholarship 稱 Distinguished Student 並被邀入 International Fraternity 為榮譽會員，一般多重視之。今夏自駕汽車不慎，慘遭非命。遺骸之運回，將葬之北戴河云。

永慶



校長訓話記略

為大洋錢南下

現代學生應備之條件

最近某事件之報告

校長將於本月廿日前後南下一節已誌上期本刊。上星期二(十一月十一日)午後一旬半鐘特召集全體大會，首報告南下之目的，仍不外為大洋錢奔走也。次講現代學生應備之條件，引用蔡子民先生最近在現代學生月刊上發表之論文所主張者。即須備有獅子般魄力，猴子般敏捷，駱駝般精神，始足稱「現代學生」，但還得有「志向」。望我等都做一個公獅子與母獅子，努力有為。最後談到本校最近

發生之「韻事」，要大家各自檢點云云。校長談話，逸趣橫生，寓莊嚴於談諧中，聽者毫無倦容，時聞闐堂之笑聲，校長可謂善於辭令者矣！願校長滿載雪白的洋錢歸我等又將起一座新洋樓矣！

周作人先生來校講演

上星期六本市女子學院請周作人俞平伯二先生來津講演，本校文學院文學研究會得訊，挽陳弼猷教授邀請來校作公開演說。原定於思源堂，後以聽眾擁擠，臨時改在禮堂。候至三時許周先生始遲遲其來，酷候已久之聽眾終得一瞻此在中國文壇負一時之盛名的「老頭子」。周先生以乘津時未作來本校講演之預備，故僅僅略談「中日文化之關

「保」，歷時一旬鐘即散。周作人，誠如陳西陔先生所介紹，這三個字大家都已很明白他是什麼人了。近來有人說這老頭子已是沒落了，於時代的暴風雨推在一角，仍舊躲在故都裏談其趣味文學。但周先生過去於中國文壇的貢獻，終仍不失其為偉大吧，而他老先生肯光臨本校，亦足為本校死寂的空氣中加點「新柴」。

南大歌舞團近訊

本學期開學以來，課外組織，為數甚夥，加入人員亦頗踴躍，唯對於練習歌舞之團體，尙未見開，今有商學院同學二人，有見於此，特於上星期五開始組織，取名為「南大歌舞團」，每晚自修班後，即行練習，往聽者頗不乏人，因該二君之歌聲舞姿，頗能引人入勝，故擬報名加入者已有五六人之多。該團為求進步心切，故前星期日全團員赴春和觀「明月歌舞團」之表演，以資借鏡，並請黎錦暉為該團名譽顧問，聞黎已允許。採用函授指導方法，該團自聘黎錦暉為顧問後，加緊練習，除規定時間外，並擬定星期一至五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為練習時間，聞該團近以

遼災慘烈，惻然動人類同情之念，擬公演二日，票價一律二角，地址未定，所得之資，除開消外，盡數捐賑遼地災民云。

記者按該團之發起人，一為南產，一為北產，南產者聲調婉轉，頗能動人，北產者舞蹈雄偉，來日表演，必有一番盛況也。望同學踴躍往觀，不但鑑賞藝術，並可捐賑災民矣。

女同學會正式通過草章

周太太獎以栗子

十一月十四日晚七時，女同學假秀山堂「○○」室舉行全體通過草章太會，王文田主席。該會定名仍為「女同學會」。大家對草章，大行慎重，紛紛發言，逐條討論。選舉新職員，結果，王文田主席，劉毓芳文書，孫家學體育，張英元庶務，夏圓明遊藝，為避免腹叫，增加興味，周太太大發慈悲，以栗子梨享諸女同學，同時胡雋吟，孫家學，夏圓明三人之絲絃合奏。頗極一時之盛云。

玩兒呀

宣揚已久之 Green Centre，業於日前成立。決定隸屬於南開青年世界語學會，會員暫限世界語會員。現經世界語委員會聘張英元，李廷華，毛國琦，谷源田，周壽民等五人組織委員會，以資進行會務。第一次委員會已於九日舉行。張英元被選為主席，總務谷源田，學術毛國琦，游藝李廷華，周壽民。議決本會以世界語 Cineo Verda 為名。本學期進行計劃，將舉行 Social meeting，戲劇公演，化裝溜冰會各一次。Social meeting 已定於十六日（星期日）晚七時半舉行，只限會員加入，內容有演說，音樂及公共遊戲等。

幻術家又將登臺

為商學會表演

我校今秋加入大批生力軍，遊藝方面，尤多貢獻，如張仁昌，劉之根，石裕澤君等之西樂及楊葆宣君之魔術，前曾一度登台，頗受我校師生贊許，張君等近日有音樂會

之組織，前途正不可限量。茲聞商學會主席江君言，本星期五（二十一日）之五週紀念遊藝會，已約妥楊君葆宣登台表演，記者特往楊君處探訪。據稱：「鄙人（楊自稱，下訪此）近因魔術傢俱，多半皆不在津，表演時十分困難，今因江君再三約請，故只得將手下所有者找三兩種貢獻於諸位同學之前，鄙人希於最近趕造一大箱子，名“Triple Escape”，不知能否不悞日期云云。」記者當探預備表演之秩序單一紙，誌之於下，或諸君所樂聞也。

- 1 Rings that Link
- 2 Matter Through Matter
- 3 Obedient Cards
- 4 Watch and Trunk Trick
- 5 Triple Escape

大致如此或仍有所增加。聞商學會遊藝負責人員，對此次遊藝會甚為努力，遊藝籌備極多，想屆時秀山堂中又有一番盛況也。

Leisure 乒乓球隊成立

前本校各科院原有乒乓球隊之組織，以其為極有興趣之課外消遣品也。後以負責無人，各隊遂漸歸消滅。現同學十餘人有見於斯，乃組織「Yeh-nung乒乓球隊」，舉張相會君為隊長，每日自由練習，並定下星期與光大中學比賽云。

科際足球賽預科穩得兩分

月之十三日為本季科際足球之處女賽，與賽者為預科與理學院，及時理學院以人數未齊，不能開賽，由候先生宣告棄權，於是預科不勞而獲二分，是時各校隊駕臨乃組織混合隊以與作戰，不幸預科以缺乏聯絡，致敗，是日以中堅及左前衛表演為最佳，該隊實力雄厚，練習甚勤，將來錦標有厚望也。

籃球戰蹟

六分差樂克勝預科

樂克隊自成立以來，以人才濟濟，鮮與之周旋，於上星期一日費許多波折約安預科隊相會於本部第三場，由我

校五虎九屆遠東大將王錫良君任裁判。是日北風振漠，緒續無溫，以致旁觀助興者只有記者與楊君二人。雖如此面鏡遂絕不稍懈。至最後三分鐘時預科猶以二分佔先，不幸氣為史振華君二球所奪，沈崇訓劉程又相繼中的時計無情，劇戰完結，樂克以六分之差得最後勝利。

山東隊旗開得勝

三十八比十二大勝外江隊

時間無巧，敵隊難求。致山東隊終未得一試，至上星期五始與外江隊相會一場，激戰四十分鐘，由王振鵬君任裁判員，何狄君司記錄，是日天陰風急，旁觀者莫不縮首聳肩，而戰將則汗流夾背，逐鹿場中，但見此來彼往，你傳我遞，范祝昌目空全場，陳強業坐鎮後方，李琦君挑球得法，孫繼商屢射中筐，但見銀笛長鳴兮志氣豪，短兵兮殺聲高，四時終了，山東隊以卅八比十二大獲勝利云。

老大哥險乎敗北

為聯絡感情，增進友誼計，「老大哥們」(沒有老大妹)

由王之杰馬肅二君發起，於上星期三晚假東宮第一舍開會，成立一九三一籃球隊。該隊於昨日午後與商二同學所組織之商二隊作首次友誼賽，由候洛荷先生任裁判，銀角一鳴，殺氣頓開雙方努力，各不相讓，第四場開始時，商二隊仍以數分佔先老大哥努力「加油」至最後一分鐘，始以二分之差戰敗商二然亦險矣。

記者按：本校隘於科際界限之分明，同學間隔膜日深，平素既無合作之練習，臨時自無合作之可能，去年畢業同學畢業籌備會之分裂，為顯然之例証。本屆四年級同學間，感情似甚融洽，則一切事工，同心合作，當不成問題，記者甚願拭目以觀之。

繼續努力

我校野跑隊以練習有素，去歲曾獲得本市越野賽跑錦標。現因今年比賽之期已近，該隊乃加緊練習，以冀保持以往之榮譽云。

南大音樂會成立

近有同學張仁昌君等，擬利用課暇，對音樂加以真摯的研究及切實的提倡，特組織一南大音樂會。頃已成立，舉張仁昌君為委員長，並請校長等為顧問云。

同學一日消費的粗計

——僅校內約百八十元——

本校同學男女共四百餘人，每日消耗幾何，諒為讀者所欲知，茲粗計之如次：

- 一、晨午晚三餐共約百三十元
 - 二、廣泰康每日共約二十六元（水果舖十四元，飯舖十二元。）
 - 三、售品處每日賣約十元
 - 四、牛肉館每日賣約八元
 - 五、理髮館及洗衣房每日各賣二元
- 以上共計一百七十六元，以月計之則五千二百八十元也。

菊花展覽博譽一時

「老趕」從此時髦矣——

本季中學部菊花展覽，千奇百怪，轟動一時；花種萬千，羣稱空前，各報均已詳記之矣。上星期四記者陪校長於菊花展覽會，稱賞之餘，云將由大中女小四部教職員及同學，各出銅元二枚（隨意的）為王先生鑄一「時髦」——不「老趕」之銀盾，以酬功勳，並示我南開合作之精神云。

圖書館館聞

上星期三為孫中山先生誕辰，校中放假紀念，圖書館亦照例閉館。惟其閉館通告為「因中山先生逝世紀念，閉館一日」。已懸之數小時矣，為同學發現，走告館員，始改「逝世」二字為「誕辰」。中山先生逝世不及六載，而受高等教育者竟如此建忘。

圖書館近以大洋四角，購得戲劇月刊一本，內容豐富，於陳德霖之藝術，北平之富連成科班等事，均有詳越之記載。說者謂僅此一書，本齋圖書館在國內已首屈一指矣。

行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矣

校長於對女同學談話中，有「要伴侶者先行註冊」之規定，已誌上期本刊。上星期二校長召集全校同學於大禮堂，舉行談話會，對男同學亦宣佈同樣之辦法，報名處聞為樂永慶君處，報名費六元（較女同學倍之，蓋因某種關係不能不重加限制也。）今而後男女有序，求偶有軌，八里台中，行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矣。

一星半點

交理二學院於上星期二下午，分別在團與思源堂前照全體師生合影。

本校所養魚，在津素享盛名，內多珍品異種。現以天氣寒冷，恐遭凍斃，已於日前由院中移於屋內矣。

預科足球隊為鼓舞士氣起見，特由預科女同學手織絨帽十餘只，贈於各隊員，且於上星期四由周英女士行加冕禮，令各與握手，以致慰勞之意，各隊員莫不精神十倍，努力練習云。

零金碎玉

理科某君，昔有螃蟹之好，近又視線他移，或又覓得適口味耶？

夫子高君，素以師道自承，絕不涉足運動場，但為時氣所染，有加入某籃球隊之舉，且於某日體操班時，如久旱之得甘霖，大「剷死」足球！

本校黑白隊成立以來，練習甚勤，某日於課內又當堂練習，但見紙條飛舞，觀者側目。

某夜預料彭君，因開夜車時，同屋諸君戲將門關鎖，於是回屋時大嘗閉門羹不得已為之開通車一次，聞此次通車，於彭君大有進益云。

月之某日，於某課室內，當某教授正襟危坐Lecture時，坐於前排之公主數人，聚精會神，分工合作為某教授畫得肖像一楨。尖鼻瘦臉，凜然如生，觀者無不嘆為藝術傑作云。

上星期四，公主某特派專員數人，駕臨東宮，將東宮所藏有之中國樂器，如笙簫笛等搜借一空。究有何用，記者無從探悉，據某君言，不日將有盛大之音樂會出現，確否待証。

路透電：文科同學某君者，最近膺得美妙之綽號，為美煤油大王之中國總經理云。

某要人談：近日羅馬帝國中之政客鑒于時局之不穩定，多改變其平時之主張而採取「青天白日」之政策云。

婚訊 圖書館主任與女中一九二九班畢業同學歐陽芬女士訂婚，已誌本刊，聞婚期將於月內舉行，地點則尚未定云。同學中已有籌議鬧新房者矣。

拜師 校長在禮堂談話中，曾勉同學以一獅子般的魄力，猴子般的敏捷，駱駝般的精神，某君聆之，頗為感動；散會後特往第二宿舍訪郭家麟君，自稱願拜為師，冀得郭君之精神云。

電話 校中近購置電話機一付，置總機於秀山堂號房，各樓各課均有分機。此後遇事接洽，可無「御駕親征」之苦矣。

大風 前星期日，颶風忽作，我校師生，並校長以至校役，均為之震動。某女士生長江南，不慣此風，殊覺苦之，曾為此淚下沾襟云。

兩千金 聞商科教授姚仲年先生於昨日忽得兩

位千金小姐。

講效率求經濟

吾校事無鉅細，向講效率，經濟。吃食費用，關係切身，焉肯忽視。近來校內小舖老板競以標明物價，示與市價等齊爲號招生意手腕，然無一確準稱量，恐生捨本逐末之弊端。今宿舍號房，備準秤一架，好吃面兼「在乎」同學們曷來一較。開老板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嘆！

女中近訊

仙女下界

一向沉寂之女中，近忽有二三奇裝艷服之女郎點綴其間。課室宿舍，俱因之增色不淺。女士等卷髮粉面，鮮衣短裙；芳踪到處，奇香撲鼻；觀其怡然自樂之態，似不知此寒風嚴冬之已至者。豈女士等天人下界，玉體乃颯風所不敢摧殘者耶？

我愛……

近日女中樓上，「我愛黃菊花」之歌聲每不絕於耳。其中自不能無因，容記者探之。

拜倒裙下

女中同學自瞻仰兩江球隊後，拜倒於席均與龍競雄二女士之裙下者不知凡幾。因之常有爭風之事發生，此誠爲幸中之不幸也。

男中近訊

再興土木

範孫樓之建築，曾大興土木者半載，茲已竣事。記者昨去中學部，見又小興土木於範孫樓側；比探詢之，則正在改造中樓，使成偉大之羅馬式建築。將來擬將教務，訓練，庶務等課及社會觀察委員會，學術觀摩會等均遷移中樓下辦公，樓上仍作講室。體育課別移至現在之庶務課，而舊日之大門則將取消，即以範孫樓前之大門作正門云。日來正在進行中，年底將可實現。

哀我同胞

中學部近正籌備一大規模之遊藝會，爲避西災民募捐。內容聞以新舊劇爲主體，計新劇有張平羣先生改譯之「談心處」，舊劇有劉友鑒，章璧如諸君之法門寺，及朱作舟君諸名之祥梅寺等。聞公演將在兩星期後云。

校 友 零 訊

李良慶君——上學期在美得哥倫布大學得碩士學位，現仍繼續研究。今後何往尚未定，惟決仍在美專攻藻類植物及植物形態學，期於二年後獲博士學位，載譽而歸。

王開基君——畢業後居家侍親者數月，上月來津，現寓校友樓；將應津市社會局命任某項要職，聞明令一二日即可發表云。

龐永選君——上月由美歸國。擬居家(大連)休息數週，將來津任職北寧路。

蔡方選君——現染小恙，醫囑休養，現靜養平寓；所任教職請新由歐歸國之林頌河君代之。林君原定回文化基金委員會社會調查部原職，頃已暫緩矣。

校 友 會 近 訊

北平分會 原有會員一百八十九人(清華燕京兩支會除外)，惟政局變後或有增減。校友樓捐款已先後交到二千一百元之譜，現仍繼續捐募。

上 海 分 會

二十六週紀念日舉行年會於爵祿飯店，藉以慶祝母校二十六週紀念。最近又匯來校友樓捐款五百元，合前計之已八百餘元矣。

留 日 分 會

最近匯來國幣百元作校友樓捐款。本年職員為常務兼主席紀慕天，文書林中達。

留 法 分 會

在巴黎一城共有會員十一人，習社會科學六人，此外有習美術者二人，建築者一人。

留 英 分 會

母校二十六週紀念日曾舉行年會於倫敦，並改選馬洗繁君會長，張訓堅君為書記，蓋林頌河，齊祖貽兩君均先後已回國矣。

留 比 分 會

近有長書寄總會，報告留比南開校友近況，下期本刊發表。本年職員為常務兼主席王世雋君，中文書記周宗濂君法文書記劉雄範君云。

南 洋 分 會

南開校友在南洋者已達五人以上，合於校友會組織條例；近由曾克昌負責進行，組織校友分會。

又 一 分 會

遼寧滿州醫科大學——舊名南滿醫科大學

近有校友分之組織，極稱完備，委員會中設八股之多云。

更正

上期本刊「學程統計表中」陳達先生之名誤陳達，謹此更正，並致歉意。

韓記西號灰煤棧

本號自運山西紅煤大砵西
山頂高爐塊專備廚房應用
並售開灤井陘煙煤塊末東
西兩山青白灰長城石門寨
明作塊末大小煤球木炭價
目格外低廉如蒙各界惠顧
無任歡迎

開設天津老車站新貨廠內
電話東局一百六十四號

國聞週報

第七卷 第四十四期出版

插圖	◎工商會議合影	◎台灣霧社寫真
歐局和戰前途之轉機	若淵	
世界經濟衰沈與日本國民的覺悟	楊亦周譯	
太原礦會約法草案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芸北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記者	
采風錄	國風社選	
今傳是樓詩話	逸	
歐遊雜詩	吳	
凌雲一士隨筆	必塘	
論評選輯 (天津大公報社評共七篇)		
附錄	民事訴訟法	
	公務員辦理內政統計考試規則	
小說	故鄉殘影	王余杞
時人彙誌	臧芳啓	

中原有限公司

●天津租界旭街大馬路●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發售五彩禮券

定期活期儲蓄

樓下各部

二一九六

儲蓄部

二一五五

(話)

二樓各部

二一八六

文

一六五

文

“六西

“六西

“六西

“六西

中國東大無線
中大北無

四樓各部

二一八六

(電)

四樓公事房

二一五五

大劇場

二一五六

大酒樓

二〇四八

捷快妥穩

物貨購函

電報掛號 “CENTRALIZE”

本刊價目表 郵費在內

校內	零售	半年(十二期)	全年(廿四期)
五分	五分	五角四分	一元
國內及日本	六分	六角五分	一元二角
香港及國外	七分	七角五分	一元四角

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頁	半版	四分之一
底頁外面	二十元	十二元	
正文前後	十元	六元	四元

以上價目均按一期計二期以上九扣五期以上七扣十期以上六扣

附則

- 一、廣告以白紙黑字為限如欲改印色紙或顏色者另行加費
- 一、廣告之圖版均歸登廣告家自備如委託製另行收費
- 一、凡在本刊登廣告者各贈本刊一冊
- 一、凡欲登廣告者請隨時與本社經理部接洽